

带上婆婆去远行

□吴瑕

婆婆是不识字的老农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在南京去过的地方最远的是大厂，嫂子生了女儿，她帮忙带了好几年，再就是江浦我家。武汉老家的侄儿结婚，孩子上学老公要接送都去不了，我就喊上老婆婆和我一起去老家。

下班后，我带上婆婆坐地铁去南京南站坐夜车。进了地铁站，我拿出旅行的看家本事在台阶上奔跑，在拐角处一回头看不到婆婆，大急，回头找，婆婆扶着栏杆小心翼翼地下着台阶。我才注意到70岁的她已经老了。我记得身材高大的婆婆用肩膀扛粮食和公公一样，

腰一叉，一大袋稻谷就在她肩上了，绝对的壮劳力。于是我回头，一手旅行袋一手挽起她放慢脚步走。

上了地铁10号线，问她坐过地铁没有，她说没有。自责就涌起了，我们打工天天繁忙，休息就是做家务、看书、聚餐、外出游玩。孩子小小年纪我带着他走遍了南京的所有景点，还多次跨省旅游，就是忘了劳累一辈子的婆婆。

上了长途汽车，我帮着铺开了床让她躺下，自己爬到上铺睡觉。我看书玩手机，婆婆躺在我的下铺睡觉。睡到半夜，我要上厕所了，下了床，婆婆马上醒来要跟着我上厕所。不知道是她不好意思让我带她上厕所

硬忍着还是被我闹醒了。

一夜醒来，大武汉的面容越来越清晰。侄儿开车把我们接到了我哥哥家，婚礼的场面切切实地震撼了婆婆。缀满玫瑰花的拱门、红地毯、大型气球、两天的大餐、10多桌客人、档次不低的酒水，让婆婆感叹结婚不容易啊！

婚礼结束回程，在汉口火车站，侄儿们一起送我，婆婆被落到一边，有些寂寞。我让侄儿给婆婆拍照，婆婆主动拉着我合影。性格孤僻的我从来不喜欢话搭子的婆婆，和她一直是保持着距离的。或许，我和侄儿们依依惜别的深情融化了她，让她知道了我这个儿媳也是被亲人捧在手里的。

和侄儿们在检票口分手，婆婆坚持帮我提着旅行包，直到进站口。3个小时之后，动车停靠在南京南站。人流中，我和婆婆自觉地挽起对方，不被人流冲散。坐上回江浦的地铁，我松了口气，终于把婆婆安全地带回来了。

问她：还想去哪里？婆婆说：回乡村去！她放不下老公公。“下次还想玩吗？”婆婆说：“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却靠得住。等你有空了，再带我去玩吧。”我说：“妈，人老了趁着有力气就多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休息几天，对身体有好处。您身体好，就是晴天了。”婆婆说：“什么晴天雨天，有你在，就够了。”

看来我这个导游很称职。

遭遇“石头”

□翟杰

我家楼下，有一所幼儿园，每次下班经过，我都会碰到很多接孩子的家长。那天，我老远就看到一个小孩跌跌撞撞地向前跑，后面跟着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老人边追边喊：“慢点，小心摔倒……”听到老人这么一喊，小家伙跑得更疯了，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倒在地，不等老人赶到，孩子便哇哇大哭起来。

老人赶紧将孩子扶起，一边拍打他身上的泥土，一边安慰道：“没事，没事，不怪你，都怪它！”说着，老人捡起那块“作恶”的石头，使劲用手拍打着，边打边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绊倒俺孙子，看你还敢不敢……”孩子很快就破涕为笑了。

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母亲和自己的孩子也赶了过来。无独有偶，她的孩子在上台阶的时候，一不小心也摔倒在地上，孩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只见母亲转头看了一眼还趴地上的孩子，说：“哭什么哭，自己

摔倒的，爬起来就是了，下次小心点，哭有什么用。”孩子真的自己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跟在母亲身后走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在两个孩子脑海里留存多久，但这个场景却一下子将我拉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年仅六岁的我在家中玩耍，一不小心磕到了桌子角上，头上顿时起了个大包。爷爷赶快跑过来，一手将我揽在怀里，另一只手狠狠地“打”着桌子，边打边抱怨桌子的不是地方。就在这时，母亲跟爷爷唱起了反调：“爸，是他自己碰上去的，桌子又不会动，干嘛怨桌子……”

长大了，我曾不止一次地遭遇生活中的“石头”，我很感谢当年母亲的那句话，她让我深深懂得，遇到了磕绊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应该怨天尤人。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假若有一天他不小心被脚下的石头绊倒，我肯定会蹲下身子，温柔地告诉他：走路撞到了石头，那是自己的问题。

微观

请慢慢告别

赵自力

我喜欢拍照，自从有了单反相机后，更是如此。

我喜欢每天的早晨和傍晚，我喜欢变化多彩的四季，时光在流逝，我却用相机把它们定格在记忆里，然后细细品味，慢慢欣赏。金色的流年，浸润着岁月的香气，散发着生活幸福的味道。

对于在外工作的我来说，每次回家都是一场亲情的盛宴。妈妈做的饭菜、爸爸黝黑的脸庞，甚至那些满院的花草和几只鸡鸭，都存在了我的相机里。每次离别踏上归途，父母都要大包小包地送我上车，我都会用相机记录那些难忘的瞬间。有次妈妈问我：都快上车了，还照什么相？我笑着告诉她：是舍不得告别。是啊，我多想把告别延时，哪怕一分一秒，不要那么快。心生不舍，才学着慢慢告别。

美好时光转瞬即逝，无法挽留，我们必须学会告别，与昨天告别，与往事告别，与以前的自己告别。告别，是一种无法选择的无奈，又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努力记住一些东西，然后慢慢告别，将生活的点点滴滴沉淀为一种美好。

数到几

张玉明

外孙女瑶瑶3岁时，对“几小时、几分钟、一会儿”这些抽象的时间概念可能还不理解，喜欢用更确切的“数到几”表示。大年三十，女儿带她从上海回扬州，刚上车，就在电话里喊：“外婆，我要数到几才能到你家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炒菜，她要吃芒果，我说等一会儿。她眨着眼睛问：“等一会儿是要数到几呀？”带她去公园，坐在车上，就听她不停地问：“还要数到几才到呀？”

适度做好人

王晓宇

一个小孩在草地上发现了一只蛹，把它带回了家。过了几天，蛹身上出现了一道小裂缝，里面的蝴蝶挣扎了好几个小时，身体似乎被卡住了，一直出不来。小孩子心不忍，用剪刀剪开蛹壳，帮助蝴蝶脱蛹而去。可是，这只蝴蝶身躯臃肿，翅膀干瘪，根本飞不起来。大自然的道理是非常奥妙的，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充满了神奇与庄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蝴蝶一定得在蛹中痛苦地挣扎，一直到它的双翅强壮了，才会破蛹而出。小孩善意的一剪，反而害了它一生。

如何做好人，是每一个人都在修炼的命题，有时候我们是好心办了好事，皆大欢喜；有时候我们也会好心办了坏事，悔不当初。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但结果却迥然不同。做好人也是一门学问，别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别人不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度热心，适度做好人，才会功德圆满。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



下工之后 [德国]凡尔纳·兴柯

给别人帮你的机会

□韦良秀

办公室里，同事老孙的电话响了，是远在内蒙古上大学的儿子打来的。还没聊上几句，老孙那皱纹纵横交错的脸上刚绽起的一朵花儿顷刻间就被阴霾吞没了。

问缘故。老孙说，孩子刚打电话来说，钱包丢了。老孙一向简朴，再加上儿子孤身一人在外求学，焦灼担忧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刚想劝慰，他似自言自语又像跟我们解释：“你说这孩子，就没有一点儿心，钱丢了倒没什么，关键是身份证件、银行卡都在里面。要补办还得回来！唉……”

这时，同事小张说，很早以前自己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在钱包里塞一个小纸条，上面写清楚自己的联系方式，万一被好心人捡去，人家也有迹可循。

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有时候，我们丢失了诸如钱包之类的一些东西，总是忍不住抱怨，不会有那么多好心人，不相信会有人捡到并且主动送上门来。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是我们没有给对方一个帮助我们的机会。

这让我想起一位朋友。他的孩子患上了轻度自闭症，医生建议多带孩子出去转转，多给孩子赞扬，尤其是陌生人的鼓励。于是，他就在一块手帕上，用金色的丝线缝制了“请给我点赞”，搭在孩子的衣领后面。朋友说，没事的时候就领着孩子在小区里散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于是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赶上，蹲下身子，或给孩子一颗巧克力，或给孩子一片落叶，分别的时候，都不忘微笑伸出手掌，为孩子点赞。

蓬莱居

□周琳桐

蓬莱居是雄州一家小饭店，位于老街一条小巷中，一座低矮的二层小楼就是。黝黑的店面毫不起眼，一楼是灶间和几张散座，二楼有两个雅间。

蓬莱居的顾客大多为进城办事的四镇八乡人士，城里三朋四友也会来聚聚。那里的特色是牛腩。那时自己的工资很低，好在单身一人，馋了，个把月总要去一次。点一碟牛腩，沽二两酒，消遣郁闷，咀嚼孤独。有时喝多了，惹得邻桌食客看笑着。

曾在一起插队的杭州朋友替大队企业办事来南京，特地到雄州来看我。带他去了蓬莱居。沿着屋角的扶梯，踩着作响的楼板，来到二楼。坐在靠窗的桌子旁，可以眺望滁河风景。点了牛腩、炒皮蛋，凭窗远望，正值春寒料峭，滁河两岸不免几分萧瑟。几口“粮食白酒”下肚，

谈起分别后各自的经历，都感慨不已。朋友命运多舛，被贫下中农推荐过上学又参加过高考，皆因家庭出身政审未过关而未能如愿。看到朋友情绪低落，我有点担忧，灵感一现，背了几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那过去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朋友感激我心与他相通，让我放心，他懂得坚守希望，相信未来，他不会放弃学习。临行握别，朋友的手厚重有力，我知道他会走好他的路。

多年后，当了教授的朋友见到我还提及蓬莱居，说那次温情小酌让他一直不能遗忘。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回到南京，再没去过蓬莱居。那已成为“亲切记忆”中的一些事，一些事始终难以忘怀，常萦绕在梦境。最近听说老街一带拆迁了，成片盖起了新式建筑。不知还能否找到蓬莱居？很想在那里再喝上一次酒。